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二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 | | | | |
|---------------------------|-------------|-------------|-------|-------|
| 書經詮義十二卷卷首二卷(自卷十至卷十二)..... | 清 汪 紱撰..... | 汪 雙 池 中 研 所 | ○ 九 二 | ○ 〇 一 |
| 尚書補疏二卷(六經補疏之二)..... | 清 焦 循撰..... | 焦 氏 台 大 | ○ 九 二 | 一 三 七 |
| 禹貢鄭注釋二卷..... | 清 焦 循撰..... | 焦 氏 台 大 | ○ 九 二 | 一 五 九 |

先秦史——春秋

| | | | | |
|---------------------------------------|-------------|---------|-------|-------|
| 左氏摘奇十二卷..... | 宋 胡元質撰..... | 宛 委 選 | ○ 九 二 | 二 一 七 |
| 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 | 清 高士奇撰..... | 九 朝 紀 事 | ○ 九 二 | 二 八 七 |
| 春秋集傳二十六卷(原缺卷十八至廿、廿三至廿六)(自卷上至十二卷)..... | 宋 張 洽撰..... | 宛 委 選 | ○ 九 二 | 六 七 三 |



書經鈺義

下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書經詮義卷之十

婺源汪 紱雙池集

同邑後學

程夢元歷園

校字

余家鼎彝伯

君夷

首五節言天命人心之難必而輔成君德之不可無
人次三節言商之承天命而孚民心者惟是六臣之
力又次一節欲召公期匹休焉又次六節言周文武
之受天命而化成天下者亦惟是五臣四臣之力而
在今則惟二人見責之無可委又次一節欲召公之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一

寬裕以圖共濟焉又次一節述顧命以感之又次三
節反覆於天命人心之際而期其未至之功效一節
又即此意而丁寧之末節飭之以就職焉此篇之作
不可知篇中誠懇惻怛之音則惟恐輔治無人於以
可見周公之心焉其字句亦多難強解以大意觀之
焉可也○書序有召公不悅之語史記及唐孔疏皆
因而附之各成臆說此可見漢唐儒者之陋矣及宋
蘇氏林氏始悟序說之非因以為召公欲與周公謝
事告老故周公示以不可去之意如此此於篇意為
近之矣朱子及蔡九峯乃確認以為召公欲去而周

公留之之辭然後使讀此篇者於辭意之間亦可豁
然明白蓋不從語氣間討探古人精神心術而只從
糟粕裏穿鑿附會時事此諺所謂讀鄧書皮上去也
今之經學雖曰確有所宗然而坐此弊者尙往往然
矣○朱子曰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亦
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
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耳又曰召公不悅只是小
序恁地說裏面卻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周公留
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
用閔於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二

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紱按此
篇之作確當在成王諒闇之制甫終而將蒞政時召
公欲退此亦是一機會也篇中有小子同未在此之
言又述武王顧命之語則情事可知矣前此流言西
被周公東避成王在喪召公與太公竭力調護蓋已
心膽皆瘁及夫成王既悟迎公東歸此時成王亦已
免喪召公喜周公之歸以為國事可委重周公而已
身可退矣故周公留之之辭如此詎知繼此而東方
煽叛周公又承王命東征若使召公不留周室誰為
主政於中乎然則此篇之留召公所繫甚重故史臣

亦重其事而詳記其辭也方蘆王氏曰先儒釋經時世多從篇次如此篇在洛誥多士無逸之後成王已即政前已嘗以自服土中期之矣不應今尚曰小子同未在位也則篇次有不可盡從者矣金仁山以此為初年之書非無據也

周公若曰君夷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殷墜而周受之天之休也然永孚於休乎則不敢必矣天既喪殷安知其不喪周其不祥也然終出於不祥乎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三

亦非敢必也休咎之在天者皆不敢知以起下文在人之意若天棐忱句亦似當闕疑東萊呂氏曰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強謂厥基永孚於休恃而不自休者也意天之必福已也謂其終出於不祥懼而不自休者也意天之必禍已也謂其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思按東萊之意以若天棐忱句作順天使棐吾之誠解也於此節意及語句皆似巧而欠順蔡傳則以若字解作如字承上永孚於休作一氣下於文為順且此節語氣只是緣起之辭未說到在人身上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土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在天者不敢知在人者宜僂力此二公所共知召公亦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四

嘗以逆天休而無使出於不祥者引為己責矣不敢甯于上帝命不敢恃厥基之永孚於休也不敢不永念天威於民罔尤違之日慮其終出不祥也不敢安之則思在我之所以凝之者而已不敢不永念之則思在我之所以愍之者而已威命之柄操之天而思盡其所以凝之愍之者惟人然則今日之責其誰責也委之而去在我周後嗣子孫無復老成之輔將或且大弗克恭上下以過佚前人光其得曰在家不知乎危之之切故其言如此天命無可徵徵於民心民心之違即天之威也民心罔尤違即天之休命也顧民心之罔尤違於今日者未必其不尤違於後日在上者稍不克恭民心之尤違作矣是則終出不祥也故慮其尤違而保護之使不生其尤違者正在此罔尤違之日不見是圖待尤違而圖之晚矣是以永遠念之無狂目前也朱子曰諸語多是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蔡氏作一長句與朱子同而罔尤違三字專屬民言與朱子說稍不同然蔡甯於帝命不念天傳似長朱子語類蓋一時所見耳甯於帝命不念天威弗克恭上也民罔尤違而遂不永遠念之以防其或尤違弗克恭下也前人光顯之德克恭上下耳大弗克恭上下則過佚前人光矣老臣安在此不可徒委罪於後嗣子孫也

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復申上節之意方麓王氏曰帝命之不敢甯天命之當
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謀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
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
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考尊賢下士也明
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愚按
恭明二字吳氏雖兩分究是一串以恭字爲主敬天敬
民則此心常醒清明在躬而無物欲之蔽無不明矣自
其用言之則恭明又是兩件如堯德言欽又言明也弗
克經歷要以無人輔導之故蓋子孫質雖賢哲亦要須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五

經歷事體過來方能自家成立而經歷又須有人扶帶
他經歷聽不得他自己也此節卻是泛說而影切成王
上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弗克經歷則將墜命而輔導幼君其可無人乎非克有
正言非能別有以正君也迪之卽正之也施卽施其所
迪也言在今之所以輔我君者我非能別有以正君也
亦惟是迪之以前人光顯之德欲冲子能率而行之以
不至於邊佚則是以前人光顯之德被之於冲子之身
而已而豈能有加乎夫德至於文武亦已至矣法至於

文武亦已備矣周公制作偉偉皇皇以立周家一朝之
治體以貽其後嗣子孫使世世可守而行之亦惟是成
文武之德而已矣故其於前人光之外本非能他有所
加而周公歉然不敢自多也故曰非克有正是周公之
謙辭也卒之禮明樂備使成康垂拱仰承斯所謂獻身
以成其信者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意有未盡故又申言之爲休爲不祥在天者旣有難信
則在我之道惟使武王之德能延而不退佚庶使天亦
可以不改文王之所受命卽上文所謂惟人也馬孔養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六

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周之命文始受之也武王繼之
以德而天不貳適有以集大統而凝之於今則保文王
之命者在延武王之德也故曰惟甯王德延使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愚按我道惟甯王德延則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故我之所以迪王者亦惟是以前人光施於
冲子不然則前光邊佚甯王之德不延而天命眞不可
信矣此所以終上文之意而起下文述商往事之端也
公曰君夷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

在昔對上文在今而言時則有若云云見今時之不可無若人也成湯既得伊尹而後為天子此言既受命而後言有伊尹者章意在保大其既受之命亦以對在今言也下文於文王之受命又以得五臣之助為言者則又以今日之命受之者自文王始故也格於皇天治化之宏與天合一也重言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者太甲正與成王同而伊尹先王老臣太甲之不墜命尤重賴有伊尹也曰保衡者變文以便語耳格於上帝克當上帝之心也於武丁時言甘盤而不言傳說者方麓王氏

書經註義

卷之十 君爽

七

曰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勳望相承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所當念也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傳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而豈可去乎斯言得之矣永豐陳氏曰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公而非評人物然其立言之抑揚高下自各有當如蔡傳所云○此節平敘下節乃言其輔君永命之效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茲字指上文格天格帝又王家之道而言陳即陳其輔君以格天格帝又家之力而以此保天命又天下也殷

後嗣王咸賴六臣之力故克經歷嗣德以無墜命故殷

禮陟之以配天而傳世久永舊德老臣之所關於嗣王之德以維繫天命人心者其重如此○陟配天只是殷禮周禮則惟郊祀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此重言六臣之有功於殷非以臣同其榮歆召公也不必因蘇傳其臣亦配食於廟而另生枝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書經註義

卷之十 君爽

八

復推廣六臣之功言惟大臣能輔君以格天故天命亦純一不改而又篤生賢哲以實其國內之而百族王人無不有以秉執其德與詩所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同意明致其恤謂體恤民之心如盤庚篇所云分猷念以相從者外之則小臣以及於屏藩侯甸況又皆奔走服事以盡心王室此小臣蓋謂國外郡邑之長與其比閭族黨之胥正也屏侯甸則諸侯又其在外惟此內外臣工皆惟者此自內而推之外故其序如此德是用以又厥辟職即所以成君之德詩言備為爾德亦此故一人有事於四方罔不是孚猶易大有卦九五意也言天下皆罔尤違也上節言六臣之功能輔成君德以上孚於天命此節言六臣之功能明俊民以下輔於民心然此亦互言之耳臣能輔君成德則德化所輔自能

有以教養而成就天下之賢才又能翕受敷施以舉用天下之賢才是以內外臣工皆惟德稱而商實矣德純而不貳則命亦純而不貳此理有固然故以為天命之純佑也民心之孚即天命之固罔不是孚久則難變商之所以多歷年所也此節所舉皆小臣及外臣正以倡之者老臣大臣為有以致之亦後文明我俊民張本也當商之盛時侯甸服事奔走四方罔不是孚周於此時實未能然蓋東方向未盡服殷腴蟪蛄思逞王朝方隱憂焉其非大臣言去之日明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奭

九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以殷六臣之烈望之召公也壽以國之多歷年所言謂天之所壽者惟人之能平心以格天故天亦保乂其國而多歷年所及殷後亦嘗嗣天位而卒罹亡滅之威則天無私壽而難諶可見矣天之降威及民之尤違可不永念乎今汝其永念之則庶繼周有永孚於休之命而其治效亦顯著於我新造邦如殷六臣之格天格帝可也留召公之意至此節始明見之然語句難解姑守先儒之說耳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周之天命文王受之實至武王而始集之前章言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此章亦先言武王集命而後溯及於文王受命蓋以成王今日所承者乃武王之天下則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不止如守一國之舊而已也申勸甯王之德蓋隱以武王得四人之助而有以輔成其德言天生賢以輔之則亦天申勸之云也舊說多謂天既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近解又謂申勸者勸而不已即式教用休之意非既勸文王又勸武王之說愚謂近說為得然德者人所自修豈待於天勸惟以天之陰陽下民言則天固無入而不以德勸之也故竊以得臣之助為申勸甯王之德之實云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奭

十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申武王之集大命而溯及文王則文王之尙克修和我有夏者亦惟深賴有五人之助文王之聖且賴有臣況每下乎修之者使之各得其序而不亂和之者使之各洽其情而不乖也文王之弟有虢仲虢叔此獨言虢叔者蓋叔為尤賢也散宜生孟子以與太公並數而稱見知之聖則其德可知逸書云文王詢於二虢詢於八虞二虢即虢仲虢叔八虞謂南宮氏八子皆為虞官南宮括其一云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又反言以明之彝教德之所敷德本於文王之身而敷布以迪其國人則賴此五臣之輔詩云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是則此章之意夫至於入其郊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頽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則國人之迪於彝教可知而五臣之能往來以宣布上德者亦可見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非有五人之助則文王亦蔑德降於國人惟其有五臣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十一

之迪教合乎天心則天之純佑我周而篤生賢哲也亦如殷之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蓋文王之德豈弟作人既有以譽髦斯士而五臣彝教之迪又有以體君德而實致之民是以多士之盛皆罔不秉德而迪知天威秉德則凡所得於天者無或失迪知天威則偶或稍違乎天者必不敢爲是文王不惟得五臣之助而我周之士皆莫非助文王者矣合濟濟多士以其昭文王之德啓迪宣布於以上凝天命而下萃民心使文德光顯四方怙冒西土以是聞於上帝而代殷之命在文王矣此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一節對看乃自五臣而再推一層事純佑亦以天命言天之命周者純而不變也受有殷命亦天之命然不止命之永有其國而且命之代有天下矣殷王本有天下者故推極而言四方罔不是孚文王未有天下者故推極而言則曰受有殷命然而天命人心其實一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繼文王而集大命者武王也武王之有天祿也惟茲四人之左右開迪乃庶幾得而有之武王之聲教達於四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十二

海矣然亦惟茲四人之左右開迪以昭明之然後武王之德教有以覆冒天下而天下單稱之是武王之賴有此四臣也咸劉厥敵則不止伐商意武王必更他有所伐之國而今不可考矣或以滅國者五十當之然以按後乃周公事非武王時事也方麓王氏曰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之受命成之者武啓之者文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於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成王以幼冲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臣者又半已彫謝見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甘泉湛氏曰成王卽位之初舊德號叔等五人皆已死故周公以配商之六臣若

太公畢公榮公尙存功業未竟故不論及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夷其濟小子同未
位誣無我責收罔助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

迄今而冲王嗣位矣冲王嗣位而武王之四臣又皆彫
謝矣輔冲王者惟予爲汝文武之基緒未易承天命不
可甯天威及民之尤違不可不永念今在予小子且若
游大川期於同心其濟者亦惟予及汝夷耳小子同未
在位非能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也迪之使經歷以此上
凝天命下萃民心克濟則厥基永孚於休不濟則其終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圭

出於不祥汝奈何其獨以憂恤艱難之任大責之我一
人乎收罔助不及之語終難強解呂氏云召公若收斂
退藏罔助勉成王之
所不逮意亦強考造德不降一造字亦似難通玩蔡傳
通然終費力大約言無老成輔導君德則鳴鳳且不得復
字作成德之人言 聞況曰其克如殷臣之平格而保又有周邪此節語多
與大誥相似不知何故蓋當時口語多如此也然其爲
欲留召公共事之語意亦於此甚明而漢儒有召公不
說之語史氏至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者亦因此誕
無我責一言啓之唐孔氏亦覺史記之非因轉謂周公
嘗攝王位不宜復在臣位故召公不悅而周公以此自

明言我與汝同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汝夫無
責我之留也此雖意稍遷就而終執周公踐阼之說蔡
氏疑此句之上有闕文愚謂以責字爲責任之責則上
下文意自可通矣又玩小子同未在位一語則此篇之
作確當在成王諒闇甫畢之時蓋王既免喪則召公以
爲可退之日而王室未定則周公正在憂恤之時召公
以周公爲克戡厥任故以委之周公周公慮獨力之難
支故懇留召公以其濟成王免喪朝廟之詩曰惟予小
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則其望助於臣之意實與周公此篇弗克經歷之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夷

古

言相爲表裏成王且自兢兢於心況周公乎召公聞周
公言亦既允留而不去而厥後殷監遂叛周公承王命
東征則召公在朝而不得去東方甫靖繼將營洛則又
二公共事而不得去及夫洛邑既營王親泄洛天下事
已大成成王亦漸經歷老成則周公亦有明農之志願
成王猶自悚懼如不勝任而力留周公誠以元臣繫國
之重也及夫周公留後於洛則在朝者惟召公爲元老
而召公又不得去矣此召公所以終相成王且及康王
蓋深感於周公此誥之言抑亦時勢有以相逼而責無
可委也合始終而考之當日之情事亦可見矣○周室

之盛文王時鳳鳴於岐山成王時又鳴鳳在郊此亦天
休滋至之一事但召公卷阿之作不知此時先後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觀文武之締造賴羣臣之贊襄布政南國召公實躬親
之受命之艱可深念矣豈今日而自暇自逸之思乃迫
不及待歟留則迪以前人光施於沖子甯王德延天不
庸釋於文王受命去則嗣王弗克經歷或迷亂而過佚
前人光故告君當謀所以寬裕處之我不忍以後人迷
也此節復明告以留之之意也周公為文王之子武王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奭

五

之弟成王之叔父而召公亦同姓親臣故其相與言謂
王為我後嗣子孫我沖子又曰小子曰後人皆家人骨
肉之稱親愛之之至也○蔡傳圈外載東萊之說蓋深
得聖人用心然破斧缺斨竊謂尚在此後若謂政柄有
歸為七年歸政則成王自服土中與此篇小子同未
在位之語不相合矣又以當日情事言之則周公東征三
年此三年中成王未親政朝中大政又出誰人是知成
王之親政已久喪畢而遂親攬大綱無七年而後歸政
成王之說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

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敷乃心展布腹心也悉命詳悉其辭也作猶立也立之
於其位也周禮設官分職皆言以為民極三公六卿皆
民表也曰者武王顧命之辭汝謂召公明啓其知勛勉
其行偶謂左右輔弼之也在直乘茲大命謂君臣以誠
相與其乘載此天之休命也言汝當明王之知勉王之
行以輔王德是在於以誠相信同心同德以乘天命蓋
亦有艱難其濟之思焉也偶字乘字俱只是借用字面
以見意非以耕農車乘為喻
玩一在直字則二意串下亦非二意
平對蔡傳但別明偶乘二字字義耳顧今茲天命惟文
王以德受之則今之乘茲大命者亦惟是念文考之德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奭

六

以承之耳知受命為無疆之恤則取法於文王之德者
亦不敢忘而乘茲大命者亦無不誠矣明者明文之德
而已助者助以文德而已偶王者助王以行文王之德
而已武王之命如此今此沖王之德未知所就無疆之
恤未弭奈何可遽忘斯言而去之乎玩此章所言則其
為留召公之語益明○此下似有關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爾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

告汝朕允總上文所言而言愛君憂國皆發乎此心之
誠也呼君又呼保奭其情懇故其辭似無論且煩而不

殺也其汝以下至天威十七字作一句讀敬卽以其所告之允而敬念之也君子以受命爲無疆之恤念天威耳有殷嗣天滅威我其可不監而大念天威之將及我歟我我周也以國爲我此節又以引起下文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旣曰告汝朕允又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反覆以道其誠也蓋予所以若茲誥者亦惟曰輔成王業在今惟我與汝耳汝試思之甯以我言爲不然哉其必曰果惟在時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七

二人矣如天之福克相我周民罔尤違災戾不興卽天休之滋至然而在今已無復五人四人之助則予二人誠猶恐不足以當之夫不克疑天之休則將或召天之威故予告汝以監於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汝其勿徒以一己之滿盈而思退也輔君體國以凝天休惟在敬德持盈守滿以戡大任亦惟在敬德其汝克敬德於身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使君德日脩人材日盛乃明揚俊民列於庶位亦如商之內外臣工皆能德稱又辟如文武之世多士昭迪見冒則輔君凝命不患無人庶可引身以退讓後賢於大盛之時予二人亦可無慮矣若

在今則豈可言去之日乎此節語意最爲明白方麓王氏曰有賢可讓而後其身可退得之

嗚呼篤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承上文天休滋至而歎息言之篤業者惟我二人如二南之化分陝之治實皆由周召用能至于今日休此其已往事也然而東方諸侯嚮漸紂惡淮徐僻遠未盡嚮風則文王所受之命尙有未終文王求甯之功尙有未成威皆也如易臨卦咸臨之咸我當及今日戮力同心以成文王之功于勿怠使我周德大爲覆冒以至海隅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末

出日之地亦罔不率俾而後庶乎可以卽安敢曰今日之休天下遂已無事歟念天威惕以後禍今日休勸以後功顧天命非休卽不祥耳知天威之可畏則赴功者不敢怠矣天威以天言罔不率俾則以人言人心所歸卽天命所予人心有未歸則天命未盡吾予不可以不敬念之也方麓王氏曰文曰見冒武曰惟冒公自期曰丕冒治化有一處之未被聖人之心歎然不能已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閑于天越民
前言已畢矣而復有敬德以明俊民不怠以成前功之說故又曰予豈不順而若茲多誥乎予惟用閑於天越

民誠恐國解老成則天休不終而天威難道者德不降則民心不順而多所尤違予一人之力恐不能戡故不覺其詰之詳也此心可共諒矣此一節卻是周公所以苦留召公本意聖人心事大都如此至篇終乃揭而出之可哀也矣夫天地止此生物之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人之心卽天地之心而天下之人皆吾心一體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人所當爲之事夫亦各限於分而已若此滿腔惻隱則亦何時而有終窮哉况乃居大臣之位而任天下之責則其視一夫之不獲皆引之以爲己憂一人之未孚皆引之以爲己慝一事一物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九

之偶乖於常皆怵然以爲天將我譴一寒一燠之偶違其序皆惕然反以自省厥愆是固職分之所當然匪異人事也惟或窮而在下則君國之事吾旣不獲越俎而謀君國之憂吾亦暫以寘之膜外第使吾之所以獨善者可以對於天人無慚衾影則簞瓢陋巷之下亦自覺其有以足適吾天真已耳然而觸目痛心則悲天憫人之思亦終且動於中而不能自己是以孔子周流於列國孟子僕僕於齊梁終其身焉豈好勞哉誠有所不能忍也彼丈人荷蕢之徒徒知自逸而反以譏孔子爲徒勞其才量之狹乎其心忍矣若乃以爵位高下據臂功

名者仰窺周召則此衷又何離離也失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者而不自察也悲夫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去留民心而已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斯民之嚮背又視乎君相之治而已國家之造未有不得民心而興者其始也賢聖勵精以圖庶職承流宣化民苦鸚鵡之逐翕然來託淵叢及夫王業旣成老成漸就彫謝易世守文上下恬熙於旣治則上德或少衰矣上德稍衰則下臣寢以懈怠治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爽 十

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夫民可近而不可下偶或下之尤違茲起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待己見而圖之而政刑之敗壞或已不可收拾矣此所謂亦罔不能厥初當惟其終此天命之所以不可甯而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所以不可不永遠念也召公舊布又王之政其親睹斯民之尤違於商者如此其又睹斯民之罔尤違於周者如此則其於民情向背之故知之悉矣知之則知所以敬之毋始其終出於不祥也祇順茲誥之言而往敬用治周公賴之以爲助而周室亦承賴之以孚於休矣東萊呂氏曰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

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固可見矣○三山林氏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京山郝氏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爲心未嘗遲回於衰暮之年也吾當爲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孔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書經詮義

卷之十

君奭

三

蔡仲之命

首節史臣原敘次節明蔡仲所以得復封之故在能率德改行爾尙蓋愆以下則皆戒勉之辭但蓋愆節因其能率德改行而欲其力勉於後皇天無親節則推廣言之欲其事事皆如所戒慎厥初節又總言當謹始慮終此卽封之初則慮終者當自今日始也此三節皆蒙率德慎猷而言之也懋乃攸績節又勅以侯度所當謹之事率自中節又率善而謹侯度之本根也未節則總其所命而飭之鄱陽董氏曰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命微子之辭温厚命蔡仲之

書經詮義

卷之十

蔡仲之命

三

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德改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於亂嗚呼仁哉愚按此篇之辭大概與太甲諸篇相出入而辭旨明顯或者因疑其僞抑如辭命之明顯史臣所脩節冊命體制然也太甲始以顛覆典型而後乃克終允德蔡仲之父違王命而仲乃率德蓋愆事頗相類故伊尹慮太甲之或不克終周公慮蔡仲之不能不變其始其勅之以天命民心嚮背之機辨之於善惡分途治亂之介又戒之以無作聰明詳聽辨言皆因其己不克於初之故而不得不爲慮之毋惑乎辭旨之多同矣然太甲多精微之旨又非此篇所盡同者則太甲之高明又固非蔡仲所同日語也篇中敘次有典有則章法秩然而或疑其抄撮摹倣則失之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蔡叔已封蔡矣此乃爲蔡仲之命似蔡仲爲始封之君者故史臣爲之推原其始見蔡叔所由廢然後表蔡仲

之賢以見蔡仲所以得復封之故因亦以見周公之正而三叔滅亡皆其自取又以見周公之至公至仁於罪有當誅則雖手足無能曲庇苟可免死則又未嘗不委曲以全其恩至如兄弟之子稍有能賢則必汲汲然用之而從而復封之益可見其親愛哀矜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而兄弟之或辟或囚皆其所憫然而出於萬不得已也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新天子居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周公位冢宰是以正百工在周公自盡其冢宰之常職則非有不利於孺子明矣羣叔流言則以周公正百工之故意以大權攬於一人則

書經詮義

卷之十 蔡仲之命

三

其事其心將不可測以流俗猜疑之見而造為揣風度影之私也曰流言則非有根據之言此雖在旁窺伺之人為有從而陷惑之者然而流言之所震撼遂使周室君臣相疑周公不安厥位朝廷迷眩萬姓動搖殷遺小腆得以乘隙自大東方遠夷因之蠕蠕竊發幸而周公退避以絕謗端二公彌縫王室安如無事耳是以東方生事之人亦按兵而不敢舉動不則煽惑牽連舉戈西指將借言欲清君側之姦而新造之周主少國疑之日其構禍將不可知矣是以流言之故雖出於一時之愚而流言之罪則已甚大而不容道也流言之惡蓋實武

庚陷之而此不言武庚者此篇因蔡仲復封而追溯蔡叔之廢因并及管霍耳故不必復及武庚事也三叔與武庚叛矣而此不言者以流言言則三叔已皆可死以叛言則蔡霍宜不得復生今此惟辟管叔而曲全蔡霍二叔在當日必有曲為原宥之道不言其叛亦為親者諱也乃致辟管叔於商乃者難之之辭欲求生之道而無可生乃出於萬不得已也致辟者正其罪也於商就商辟之猶是磬於甸人之義隱之不忍使見聞於周之宗廟也囚謂拘禁之古於貴者之囚禁制其出入而已非有桎梏縲紲也郭鄰孔氏謂中國之外地名蓋謂

書經詮義

卷之十 蔡仲之命

書

國門之外非謂四裔之遠也蘇氏以郭為號是則西號之地在西都畿內耳鳳翔府寶雞縣有號故城從之以車七乘則猶是諸侯之禮也曰三年不齒則三年之後復齒可知東萊呂氏曰管叔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按滕篇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玩一及字則首從有分矣此以上原蔡叔之所由廢也蔡叔之獲戾以不常不敬之故蔡仲克庸祇德則可以有邦矣周公以為己卿士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問周公在而伯禽君魯何也曰

父為天子三公而子為諸侯可也父未免為罪人而子君一國何以安人子之心乎是故刺讎在戚屬而為君孔子以為不仁封仲所以必於叔卒之後也然叔卒云者要必三年喪滿而後封之非叔甫卒而仲遂受封也以為已卿士者幸其能率德而親之愛之既未可封則急急用為已卿士常棣之傷不得於兄弟而喜猶得之猶子也史記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唐孔氏曰謬也鶴山魏氏曰左傳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已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為已卿士真與天地同其大也○或問何以知非王朝卿士曰王朝卿士則與諸侯同尊矣且命自王朝非周公所得專也○魯三卿而周公只二卿乎曰繼內之采邑事簡無諸侯之事故止用二卿此不以卿士命諸王邦之蔡蓋周公言之於王而王從之乃使蔡仲受命於王而邦之蔡也命辭雖周公之意而命必出

書經詮義 卷之十 蔡仲之命 亥

於王非周公遽以王命命之也不別封而仍邦之蔡者使蔡叔仍得為始封之祖蓋以車七乘則侯位未絕若蔡仲別封則仲為始封之祖是絕叔於蔡矣周公愛弟之誠惓惓於其身後者如此漢孔氏云蔡叔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新國唐孔氏云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後昭侯徙居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愚按管蔡霍皆分殷畿內地故皆監殷則蔡為汝南之蔡甚明蔡仲之封即蔡叔舊封無所云圻內之蔡漢孔氏說非也胡徙新蔡蓋其後又自徙此四句敘仲之所以復如王孫燮之自唐而徙晉耳封也○舜不殺象而周公辟管叔蔡傳所引東萊之語及先儒所辨者詳焉愚謂舜不殺象其害止於一身固也然殺兄之弟自理論之亦安得謂細故哉顧在舜則

自有不得而讎象者弟不恭兄不能不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一也象謀殺舜實父母為之主之怒怨其弟是怒怨父母舜求得親順親之不得則不得於弟亦方引為已辜而安得讎象二也且象之謀殺舜也其始焉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則象不得殺舜矣岳牧之薦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舜當有鰥在下之日而家庭之際已烝舜又安得追咎其日前之傲而讎之此在常人且不然況聖人乎是其三也然則象欲殺舜而其罪未成其害未溥其意又出於父母既非若管蔡之幾危王室而亂天下而瞽瞍則既底豫而象則既不格姦是象為率德改行之胡其親之愛之而以有庫封之也不亦宜哉夫謀殺人而未成者其罪與殺人等此誅意之律固然然謀之未成則在至戚自可得而隱容之惡之已成則雖至戚將不得而曲庇之世固有造意甚深其惡未就而罪遂不得而加一時失足本出於愚而罪終無可道者三監之構王室是矣然或有曲為周公說者謂管叔之辟蓋周公避位居東時管叔知流言不行遂挾武庚以叛二公及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故金縢言周

書經詮義 卷之十 蔡仲之命 亥

自有不得而讎象者弟不恭兄不能不友於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一也象謀殺舜實父母為之主之怒怨其弟是怒怨父母舜求得親順親之不得則不得於弟亦方引為已辜而安得讎象二也且象之謀殺舜也其始焉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則象不得殺舜矣岳牧之薦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夫舜當有鰥在下之日而家庭之際已烝舜又安得追咎其日前之傲而讎之此在常人且不然況聖人乎是其三也然則象欲殺舜而其罪未成其害未溥其意又出於父母既非若管蔡之幾危王室而亂天下而瞽瞍則既底豫而象則既不格姦是象為率德改行之胡其親之愛之而以有庫封之也不亦宜哉夫謀殺人而未成者其罪與殺人等此誅意之律固然然謀之未成則在至戚自可得而隱容之惡之已成則雖至戚將不得而曲庇之世固有造意甚深其惡未就而罪遂不得而加一時失足本出於愚而罪終無可道者三監之構王室是矣然或有曲為周公說者謂管叔之辟蓋周公避位居東時管叔知流言不行遂挾武庚以叛二公及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故金縢言周